

雀梅藤

曾雪敏

先前不曾关注的深山的秀美环境与山民的纯朴心灵上。

雀梅藤原本自由自在生长在深山的角落，它们把根深深地扎入土中，吸收着生命的养分，而枝叶则向着天空，追寻着阳光的足迹。它们的果实被飞禽所啄食，然后种子在更远的远方扎下深根，或许教学楼旁的雀梅藤就是这样被哪只鸟儿给碰巧捎带至此地而后开枝散叶。

我不知在教学楼一侧的整片雀梅藤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它何时长成片的丛林，当我遇见它时，它已如同翠绿色瀑布，从枝头倾泻而下。去年的新学期，学校换了新教师，盛夏已经过去，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把桌椅搬出来办公，以享受自然的舒爽，而雀梅藤花也在这时悄然开放了。雀梅藤的花态像

梅，黄色的花瓣又类似鸟儿的尖嘴，花朵虽小，却紧紧地簇拥在一起，花香不浓郁，却足以令人心旷神怡。淡黄色的花朵轻易捕获我的心，不单因为曼妙的色彩，也因为它温柔而浪漫的内心。

更吸引我的是花朵所散发出的淡淡的清香，不同于玫瑰的浓郁，也不同于茉莉的甜腻，它仿佛别具一种魔力，我常走到雀梅藤的眼前，深深吸一口气，那份清香立即涌人心肺，带走疲乏，治愈身心。每当下课铃响，我走出教室那一刻，便远远望见村小老师改作业的背影在整片雀梅藤相互映衬，空气中是雀梅藤花淡淡的香气，一时间，嗅觉、听觉和视觉同时沉浸在这片景致之中，那一刻，多希望时光走得慢一些，这满树的野花定然

是专门为我们的村小而开的，是城区中绝对见不到的光景。

此后，我便时时盼望这一大片的藤树给我带来似锦的繁花，每当我远远便望见雀梅藤那娇艳的身影，绿叶间点缀着一簇簇繁星似的淡黄色雀梅，那些花朵虽小，却开得热烈奔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令人陶醉，仿佛能够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这给我静谧的村小生活带来一丝雀跃。我想，等回到了城里教书，一定再不能在学校里见到这样纯天然的景致，也难有如此亲近自然的老师和孩子了。

生命如此美好，在忙碌的工作中停下脚步，去品尝一颗雀梅果，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和时节的美好。有远处深山的烟雨飘渺，有近处燕子师傅煮饭时的炊烟袅袅，亦能在课间和孩子们一起细嗅雀梅藤的花香。村小即将完成它的使命，或许明年便再没机会细嗅雀梅藤的清香，这让我更加珍惜这宁静、祥和的氛围，拥有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待快要失去了，我便一点一滴地回忆起它的好来，尤其是那如瀑布般的雀梅藤。

和“天下为公”等词句，它们用镏金大字镶嵌在陵墓建筑上，熠熠生辉。站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和崇高精神，心中不禁肃然起敬。

黄昏时分，我漫步在秦淮河与夫子庙的风光中。两岸的古式楼亭台榭古朴典雅，河水潺潺。河面上，仿古游船悠悠荡漾，金色巨龙在照墙上飞舞，金碧辉煌。穿过文德桥，步行街上的楼阁雕梁画栋，白墙绿瓦，各色小吃、商店琳琅满目。乌衣巷、朱雀街等名胜古迹诉说着南京的辉煌历史。河畔楼阁里传来悠扬的歌声，那是秦淮女子的轻歌曼舞。我仿佛能听见南唐后主李煜的遗憾与杜牧的感慨，都凝聚在这“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河畔。

南京之旅，让我领略了江南的秀美与历史文化的深厚。这里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我期待着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继续探寻它的美丽与神秘。

让生活充满诗意

汪孝雄

道路变老变旧。

对多数人来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家和工作地这两点间过完的，即便想方设法把自己放逐，似乎也逃不脱这一宿命，哪怕是天上地下，火车飞机轮船，绕地球十圈八圈，就是飞离地球，到空间站待个半年，无不都要回到当初出发的那个叫家的地方。我们的人生轨迹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来看，都改不掉两点一线这一宿命的定律。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对沿途事物的新鲜感。这种新鲜感的度数越高，诗意性也就越强，反之就越弱。改变外部环境，改变行进路线，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情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的一件事物，只要改变观察的角度，就会发现原先那一角度所没能发现的新东西，获得新的惊喜或者愉悦。

不管我开辟出多少条新路，这些路都会被我走旧。所谓的新，也只是对整个路途中的某一小段做出的修改，并不是完全完全地改变两点间的行进方向所获得的全新路线。对我来说，获得全新路线这种情况肯定有，但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次，不会天天发生。一旦次数多了，也就又变成了旧路。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吧，除寒暑假、雨雪天气外，我差不多每天都要骑车往返县城和小镇之间，每天至少七十里。

新鲜感与诗意也是这样。不论你所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它里面都含有一定的诗性成分，只要我们用诗性的眼光去审视，就一定能从中发现诗意，即便面对的是悲苦生活。这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心灵鸡汤是罔顾事实，把不说好说成好，把痛苦说成是幸福，它掩盖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改变了事情的性质。而诗性与诗意则不然，它们是在尊重并维护事物与事情的真实性或本来样子不作半点的修饰或改变的基础上，通过诗性思维来发现这些事物或事情所具有的诗性之光。

盛夏中的南京

苏良进

林荫道上，车辆穿梭不息，但在这绿意盎然的背景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和谐。

我们沿着林荫道来到了钟山脚下，只见高山巍峨，绿树成荫。这里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安息之地——中山陵风景区。穿越山间小道，我们抵达了中山陵广场。一座庄严肃穆的牌坊屹立眼前，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伟人的辉煌。越过牌坊，是一条宽阔的石梯陵墓大道，两旁青松苍柏，古木参天。中山陵依山而建，雄伟庄严，建筑风格中西合璧，被誉为“中华第一陵墓”。

踏入南京市区，满眼皆是青翠欲滴的景致。参天大树与错落有致的楼群交相辉映，如同走进了一个绿色的仙境。街道两旁的法桐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它们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如同舞者般翩翩起舞。

盛夏的炽热被大巴的空调轻轻拂去，我们一行人怀揣着对江南的憧憬，踏上了前往南京的旅程。车窗外，鲁苏大地如画卷般缓缓展开，翠绿的田野与水墨般的别墅小楼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令人心旷神怡。南方的气息扑面而来，即便是盛夏，那淡淡的雾霭也带着丝丝清凉。

苏南的水田，犹如巨大的棋盘。田埂纵横交错，仿佛棋盘上细密的线条。池塘点缀其间，如同棋盘上的宝石，闪烁着温润的光芒。村落间，白墙绿瓦的房屋错落有致，像走进了典型的江浙水墨画上。而秦淮之畔，更是别有一番风情，如一位妩媚多姿的江南女子，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我仿佛能听见那月夜下，古淮河上泛舟的诗人，琵琶声声，歌声飘渺，为这江淮风韵增添了几分诗意。

长途的奔波使得疲倦渐渐袭来，但导游的一声惊呼，瞬间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长江二桥即

游红山动物园

马旭萍

“润润，我们去看阿虎好不好？”

“好！”小宝突然眼睛一亮，预告了他今日的快乐。

微风轻拂，不炙不烈，在夏日的酷热和梅雨的缠绵之前，邀上双方父母，领着润润，齐家去探访那些他心心念念的动物朋友们。车子缓缓启动，穿过城市的街道，向着那片绿意盎然的天地驶去。

南京红山动物园，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曾是一抹淡淡的影子，或是幼时在旁常住，对里面的动物们熟悉得早已脱敏；亦或是成长让我对动物们失去了那份纯真的好奇。如今生了娃，我又重新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带着一颗重新发现的心。

驱车半小时，抵达动物园。踏入这片绿色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和宁静，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外，绿树成荫，鸟鸣清脆，让人心旷神怡。

润润的小手挥舞着，用他特有的语言急切地催促我们快步前行，那模样既可爱又让人忍俊不禁。父母跟在身后，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仿佛回到自己年轻时带着我们游玩的日子。

润润拉着我的手，直奔他最爱的老虎馆。他的小脚步急促而坚定，仿佛在告诉我们，那里有他期待已久的朋友。老虎馆前，早已聚集了众多家庭。我们找到一个位置，润润兴奋地挤到最前面，一只成年东北虎横卧在玻璃前，似是在配合小朋友们的远道而来。它的安详和从容，与外面孩子们的喧闹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朋友们在玻璃外或喊或叫或跳，如同一锅煮沸的粥，翻腾不止，玻璃内的老虎淡然自若，只有偶尔的耳朵煽动，像是在告诉大家他可是一个真家伙。润润的小脸贴在玻璃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虎，小手不自觉地模仿着老虎的动作，激动地拍拍我，指指老虎，拍拍我，指指老虎，像是给我介绍他的朋友，根本忙不过来，口齿还不清晰的儿子，此刻变成了一个小话痨。

父母站在一旁，注视着润润和老虎的互动，眼中充满了温柔和对往昔时光的怀念。父亲回忆道：“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喜欢老虎，记得我们还给你拍了一张摸着老虎的合影呢。”

不知是不是一个姿势躺累了，老虎慵懒地翻动大脑袋站了起来，并嚎了两声，紧贴着玻璃的儿子，被庞大的身躯吓得后退了两步，紧张地在裤子上搓动着小手。我把他搂到怀里，“没事的，没事的，你看看，老虎的大脑袋像不像壮壮哥哥”，想到家中的小猫，他很快忘记害怕，再次将小脸贴在玻璃上，眼中闪烁着好奇和兴奋的光芒。

夕阳的余晖洒在归途，润润依依不舍地离开动物园。回家路上在车后座安静地睡着了，手里紧紧抱着阿虎的文创包包。父母们轻声交谈，分享着今天的快乐时光和润润的趣事。

回到家中，润润迫不及待地向壮壮小虎展示了他与老虎的合影，仿佛在向它诉说今天的“冒险”。壮壮似乎也能感受到润润的喜悦，轻轻地用头蹭蹭润润的小手。看着他纯真无邪的笑容，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和幸福，感激润润的纯真和勇气，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中简单而真挚的快乐，同时感激父母们给予的陪伴和支持，更感激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多彩的草原

张成林 摄

在田埂上奔跑(外一首)

桑火菊

一大片的菜花，流淌的时候
春天精力最旺盛
在田埂上奔跑，一直跑到春天内部
用镀金的声音，唱歌让阳光在这村庄照耀，停留
弯曲，再消逝
今夜无月，有人低头摸索
有人趁机隐匿于万物之间

一个人冥想

喜欢一个人冥想
反复将一些人像滤镜
这扑朔的人间
这无意虚构的剧情让人迷乱
而盛大的潮汐，如约而至
不如跃入，成为其中一条支流
再从漩涡里，打捞自己上岸
除了风起，万物沉默如初

存在

石潭

那一壶纯粮酒里
已看不见五谷的影子
高粱红，玉米黄，稻谷的金色
成了通透的白，月夜对饮或许一场秋梦，能在记忆里遇见父亲
笑脸还是很自然的，一辈子的清风
穿过中山装上剩余的空隙
冬天会露出寒颤左手食指和中指有暴雨后的痕迹
笔尖下一个个文字大都远离
如同一条河，总向着低处水是装不满的，也不会停顿
不会和石头的坚硬对垒
但往往躲避不了刀尖划过夜空
星星落下比眼泪要亮一点这些都是存在的，不用难过
只要血管里的血依旧的玫瑰红

远离闹市的小树林

章旭红

静谧的与众不同
依旧是碎叶的地毯
它们伸出的枝干阻扰着你弯腰，还有碎叶的叫唤
朝向一片平坦地
鸟声在树梢
尖锐地扎向天空
深远，仿佛就在仅剩的蓝中
眼前，被折断的树桩
干枯的树皮，包裹着的矮小
年迈的外婆，你在那一边还好吗

脚手架

肖佑启

一顶头盔，一条毛巾
捂着混合的语言
古铜色的身板
筑着城里的新巢城市的味道充满诱惑
迁徙的脚步从未停止
地上一个世界，空中一个世界
怀揣心事，攀爬的日子
幸福随脚手架一天天升高
钢管搭建的舞台
数着日出日落
娴熟地，每天跳得如痴如醉

风景

颜行

晚霞调色盘泼了一大片秋色
描了归雁，白云，描了红枫
描了姑娘的脸
从乡愁和画里抽出熟悉的呼唤抽出爱的眼神
没有描人心
人的心里，有各自的风景
在水面描得很生动
在墙上描得有些变了形
你说枯树画歪了，黄叶也不多
她说老屋画偏了
描绘山川，以夕阳做印章
在心里，落款

迎风的笑容

丁卫华

一场突如其来的牵绊
让生活和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远程的效率在有条不紊的格局里
逐渐清晰起来
门越来越难进了切断一切可能存在的危险
迫在眉睫，需要阻止每一个
可疑的豁口。第一次与防护装备的
亲密接触也是美好的
迎风的每一个笑容
可以温暖慌乱的脚步
有序的关切温暖孤独的心灵
从早到晚的凛冽也不感觉寒冷
就算倒春寒的刺骨掠过脸颊
内心的澎湃照样热火朝天
不显眼的位置上
那一份坚定和从容
让彼此团结和凝聚爱意融融